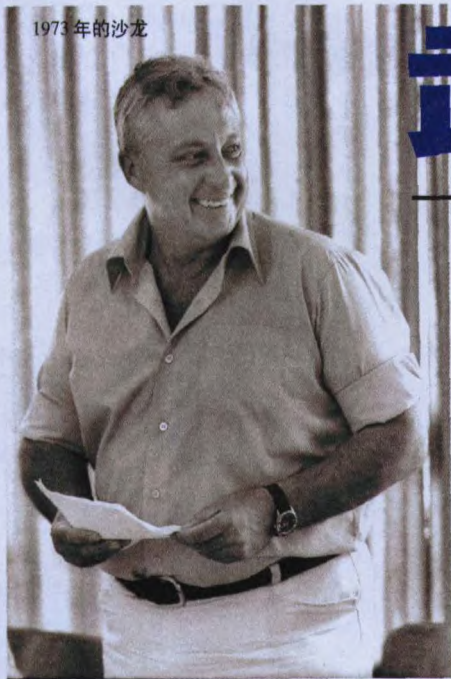


1973年的沙龙



“六五”战争中骁勇善战

1963年底，伊扎克·拉宾接替祖尔，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新任总参谋长。这给沙龙仕途带来了新的转机。在本·古里安总理的要求下，拉宾任命沙龙为北部军区参谋长。此后在拉宾的提携下他又晋升为少将，并担任军事训练部主任之职，同时还兼任一个预备役师的指挥官。

1967年6月5日晨7时22分，第3次中东战争爆发。自1956年第2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埃及为保持对以色列攻防的有利态势，调遣了一部分军队进驻西奈半岛，并相继建立起坚固的阵地，使荒凉西奈半岛成了士兵的世界。埃及军队沿埃以边境修筑了许多碉堡，使其既能成为防御以军进攻的屏障，又能成为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刀尖。战争爆发后，在以军总参谋部的战略安排上，进行中路进攻的部队是沙龙师。尽管对面埃及军队完善的防御准备，沙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没有任何阿拉伯军队能够阻挡他的师前进的脚步。为此在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方案的基础上，沙龙又为自己的师拟制了一份复杂、大胆、富有想像力的行动计划。该计划设想用3个旅在夜间从不同方向同时发起攻击。上午8时整，上级的命令终于从电话线中传来：“进攻！”到中午时分，沙龙师各旅全面突破了埃及军队的前沿支撑点。激战5个小时，埃及军队宣告瓦解，但沙龙师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与沙龙师相比，其他师遭到的抵抗要猛烈得多。

武士的传说

——沙龙与以色列国防军（下）

□元 元 / 编译

在西奈方向激战同时，东线以军也对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和耶路撒冷旧城及约旦河西岸的约旦军队的反扑进攻发起了猛烈回击。到6月7日晚上8时，以约双方按联合国决议停火。此战，约军阵亡696人，伤421人，被俘530人；以军阵亡550人，伤2400人。

其间，以军同约旦军队另一场残酷战斗在耶路撒冷展开。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后，耶路撒冷分成了两部分。新城为以军占领，旧城为约旦军队驻守，中间设立了无人区，拉上了铁丝网，成为彼此的缓冲地带。到1967年战争爆发前，双方已对峙了18个年头。此战以军阵亡200人，伤600人；约军伤亡为1000人。当西奈战线、约旦战线的胜负见分晓后，以色列便从这两个方向抽调兵力，于6月9日上午11时30分发起了对叙利亚的进攻。以军投入总兵力为10个旅。到6月10日下午3时，以军夺取了戈兰高地。叙利亚军队被迫撤退。

战后，一架直升机飞抵司令部，将沙龙和一名受伤的军官空运回特拉维夫。这名军官在排雷中失去了左腿，伤势严重。待将伤员送到特·哈肖梅尔医院后，沙龙才匆匆赶回扎哈拉的家中。

沙龙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继承了祖父老沙内曼和父亲沙寥尔的执著。面对一夜之间夺得的广阔土地，以色列政府和总参谋部意见分歧、举棋不定，而沙龙则坚决主张将其中部分领土划归到以色列的版图上，成为其永久的国土。

告别25年军旅生涯

1968年1月巴列夫担任以军总参谋长后，情况对沙龙开始越来越不利。巴列夫上任后，其关于西奈半岛的防御作战指导思想与沙龙发生严重冲突。沙龙力争改变巴列夫的设想。他认为那将造成一场灾难。1967年阿拉伯国家首脑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会晤，并宣布3项针对以色列的政策：不谈判、不承认、不要和平。喀土穆会议后，埃及军队加紧了以以色列的攻击。10月21日，埃及军

队用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埃拉特”号，舰上45名水兵丧生。4天后，以军用炮火袭击了苏伊士城的炼油厂，以示报复。这次报复之后，双方冲突的强度开始下降。在这种沉默背景下，埃及积极扩军备战，希望在军力强大之后，集中兵力反击以色列，以雪洗“六五”战争中兵败丧地之耻。1968年9月8日，埃及军队突然炮击以军，造成以军较大伤亡。这导致巴列夫和沙龙开始相互攻击。巴列夫认为造成伤亡的原因是没有按他的建议修筑支撑点防御体系，而沙龙则认为以军没有及时后撤之故。于是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巴列夫决定杀一杀沙龙的气焰。过了一个星期后，总参谋部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巴列夫宣布解除沙龙的训练部主任职务，任命耶扎克·霍菲代替沙龙。几天后，总参谋部人事局的一位军官问沙龙是否想早点退出现役。沙龙听后十分生气：“我从来没有打算离开军队。”人事军官提醒他说：“到下月你将服役期满。”

“我要再服役10年！”沙龙愤怒地大声嚷道。第二天，果然有人将服役书递交给了沙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填写。但是不久，他又接到通知：总参谋长巴列夫拒绝延长他的服役年限。这时他才认真考虑自己将来的道路。在政界，沙龙有两位好朋友。其中一位是皮因卡斯·萨皮尔，即以以色列财政部长和工党领袖，“六五”战争后曾派沙龙前往香港和澳大利亚访问。此人与沙龙自幼相识，两人友谊颇深。另一位是约瑟夫·萨皮尔，自由党领导人，同沙龙也有着相当长的友谊。他们一直建议沙龙向政界发展：“你若想影响人民，将你的关于以色列边界等思想让民众接受，你必须步入政坛。”许多年来，以色列政党之间关系相当融洽，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对戈兰高地、萨马利亚、犹地亚和加沙地带的解决方法认识上有差异，工党和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沙龙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与自由党的主张极为相近，于是决定脱离工党，转而加入自由党。约瑟夫答应安排一次他、沙龙及赫鲁特—自由党联盟

领袖贝京3人的谈话。

沙龙加入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消息使工党领袖皮因卡斯·萨皮尔极为恼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立即打电话质问工党军界首脑巴列夫:“你将沙龙逐出军界是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一场困难的选举正在角逐之中?你将沙龙推向赫鲁特—自由党联盟意味着带走大量支持工党的选民?”最后,萨皮尔不客气地问巴列夫是不是在发疯。他要求巴列夫立即给沙龙一个新职务,将沙龙从对手那里争取过来。

考虑到工党的利益,巴列夫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沙龙的关系。在萨皮尔的压力下,巴列夫先同意沙龙继续服役的申请。然后他告诉沙龙,由于眼下没有适合他的职务,将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他去访问美国或者其他同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在那里讲学、参观军队和军校,做他想做的事情。此举意在使沙龙脱离赫鲁特—自由党联盟,同时可以摆脱沙龙的攻击。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沙龙访问了美国,参观了一些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校,同美国的军官进行了接触,此外还去大学进行演讲活动。访美结束后,沙龙又来到了墨西哥,随后又到了远东,访问了日本、香港,并参观了朝鲜的“三八线”。不久南部军区的司令加维什到总参谋部任职,其原职位空缺下来。1969年12月,沙龙接到命令到南部军区走马上任。

1973年3月,以军认为埃及似乎准备横渡苏伊士运河来攻打以色列。这种紧急状态使沙龙和国防部长达扬接触机会增多。他利用时机试探他在国防军中未来前程。沙龙此时非常想留在军队,期望最终能成为总参谋长。但是达扬告诉他,现在政府是不会同意沙龙作为总参谋长的候选人的。沙龙请求达扬允许他继续留任南部军区的指挥官。但达扬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到1973年年底正式任职3年期满后,他将被解除这一职务。在确信自己晋升无望后,沙龙寄出了他的辞职书。在告别军队的聚会上,面对他的官兵,沙龙充满感情地说:“新的情况出现了。它迫使我离开军队。这件事情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几乎参加了每一场战争。在风云变幻的紧急时刻,我被授予特权去为以色列国家效力达25年之久……”7月15日早晨,沙龙驱车前往特拉维夫的总参谋部去接受取消他职务的正式通知,随后驱车赶回设在比尔谢巴的军区司令部。他在一个仪仗队面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沙龙正式将指挥权交给了戈南。几天后,一位士兵来到沙龙家,为预备役军官沙龙传送了一封总参谋部的信件

以及一份他离开军队前签署的保密誓言。这就是沙龙在军队里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沙龙解甲退出现役,告别了他历时25年的军旅生涯。

沙场猛将重上疆场

1973年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叙利亚分别从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向防守的以军发起了突击。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因为这天为犹太教的赎罪日,所以这场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战争开始后不久,沙龙作为预备役军官接到应征命令。他同妻子莉莉及孩子们开车直奔他的预备役师。全师顿时进入动员高潮。各种车辆云集在师部周围。官兵们正忙着领取武器装备。摩托车、坦克和卡车发动机轰鸣。整个师已开通了走向战争的道路。

沙龙召集旅指挥官和师部参谋人员开会,向他们简单介绍前线形势,命令各部加紧准备步伐。在到达西奈半岛的最初12个小时里,沙龙已经提出了怎样利用他的部队的3个不同的方案,但是这3个方案都被否定了。沙龙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决定的正确。他的部队击退了埃及人的进攻,并且继续追击残敌。10月16日凌晨3点,沙龙率领10辆坦克到达横渡点。在一个小时以后,更多的坦克载着木筏和两台推土机到达那里。沙龙命令两个推土机手推掉用红砖砌成的一道河堤,亲自登上推土机指挥部队行动。上午7时,第一辆坦克开到苏伊士河西岸,另外9辆坦克随即接踵而至,所有坦克都是从木筏上运送过来的。在沙龙的请求下,南部防区指挥部允许他把埃雷兹的装甲旅,包括21辆坦克和7辆装甲车也调到苏伊士河西岸。这加强了新修建的据点的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发动新的攻势,即对埃及防空导弹连的猛烈袭击。10月18日(星期三),“中国农场”最终落入了沙龙一个旅的手中。这个旅继续向北方前进,进一步扩展了通路。在同一时间里,由沙龙的副指挥官率领的一支队伍开始开辟第二条通道,以便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第二座滚轴桥梁。沙龙在苏伊士河西岸的部队原打算和阿丹师并驾齐驱,向南推进,但是沙龙突然要求对此作一变更。巴列夫接受了这一建议。沙龙的部队不去增援阿丹师,而去回固苏伊士河西岸的桥头堡,并开始缓慢地把埃及军队向北赶到伊斯梅利亚。埃及对以色列人渡河的反应是将信将疑,泰然置之。埃军各级指挥官都自我陶醉于初战告捷之中,把以军的渡河作战只看作是一次骚扰活动,误认为以色列策划这次

渡河行动是为了提高民心士气。萨达特总统说,它不过是引人注目的“电视作战节目”,仅此而已。10月19日凌晨1时,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将军与萨达特紧急通话,请他前来作战室。在作战室,萨达特发现总参谋长沙兹利神色沮丧,说:“沙龙率领以军渡过运河。这场战争又完了。我们必须撤出西奈半岛。”

如愿问鼎国防部长

离开军队后,沙龙跻身政界一展抱负。从以色列建国到1973年,工党一直垄断政府权力。沙龙知道人民期望有一个能和工党抗衡的新政党来保障民主。在说服贝京把各右翼和中立政党联合建立成为一个“利库德”(意为联合)集团的计划上,沙龙颇费一番口舌。最终沙龙成功地取得了贝京的信任。战争的炮火并未使1973年12月大选中途夭折。但利库德集团竞选的结果令沙龙失望,仅获得国会120席位中的38席。1977年是以色列的又一个大选之年。利库德集团获胜。贝京政府上台后邀请沙龙加入其核心团体。沙龙告诉贝京,他除国防部长外最愿意担任的职务是农业部长和负责定居点问题的内阁委员会主席。自独立战争起一直在军队效力的沙龙突然间担任农业部长之职后,人们发现他驾驭新职务像驾驭军队一样熟练。这期间以色列农业产值增长了15%。除领导农业部和负责新定居点的建设之外,沙龙还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动以色列的国防政策。他积极参与了1981年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并成为促成这项行动的关键人物。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成功,使得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再次成为执政党。

总理贝京从内心十分欣赏沙龙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和一心为以色列安全考虑的民族主义思想。因此,在1981年第二次组阁时,他就将沙龙向往已久的国防部长职务给了沙龙。沙龙在经历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后,终于如愿以偿问鼎军界最高的职务。担任国防部长之初,沙龙的两项主要工作是将犹太人撤出西奈和使萨马利亚、犹地亚及加沙地区的阿拉伯人自治。

在阿拉伯国家中,黎巴嫩是唯一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的。每个教派几乎都有一支或数支武装力量,造成山头林立、武装割据。巴解组织转入战乱中的黎巴嫩后军事力量发展很快,不断袭击以色列北部,以此表明自己的存在和对被占领土地的要求。在沙龙担任国防部长之前,这种情况已出现很久。但以色列政府考虑到国际压力和

占领加沙及西岸的负疚感，未敢轻举妄动。如今沙龙大权在握。他那种好战的性格逐渐发挥了影响力。当总参谋长艾坦提出空袭计划后，他不仅一口赞成，而且作了更深远的打算。他认为巴解组织已在黎巴嫩确定了牢固的地位，任何有限规模的行动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发动对黎巴嫩全境内的地面战，才能根除这一威胁。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驻英大使什洛莫·阿戈夫在伦敦被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开枪打死。此举为以色列的人侵行动制造了借口。按照以色列总参谋部拟定的作战计划，以军兵分3路突入黎巴嫩境内。

6月5日夜，以色列北部军区指挥部内的长方形大厅内，云集着以色列政府内阁成员和军方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包括参加“加利利和平行动”的主要战场指挥官，此外，以色列总理贝京也亲临指挥部。沙龙站在一张军用地图前，旁边坐着总参谋长艾

坦。由于许多军官是第一次获知“加利利和平行动”计划的内幕，因此沙龙当着贝京和内阁成员的面又重复解释了实施这次计划的有利条件和目标。

1976年2月19日，沙龙少将、以色列总理拉宾和耶库蒂尔少将（左至右）在西奈半岛合影。



坦。由于许多军官是第一次获知“加利利和平行动”计划的内幕，因此沙龙当着贝京和内阁成员的面又重复解释了实施这次计划的有利条件和目标。

6月6日凌晨，以军4个旅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和海、空及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在宽达35公里的正面上分3路迅速越过以黎边界，向巴解组织游击队发起闪电般的进攻。为求速决，沙龙立即命令第二梯队4个旅投入战斗。其中一个装甲旅向东开进，配合中路以军进攻古夫堡，另一个装甲旅向北直插，前出至赛伊达，另两个机械化旅参加苏尔城郊的战斗。6月7日下午，一份战况通报送到沙龙手中：在长达56公里的战线上，虽然遭到顽强抵抗，但以军已攻占了近10处巴解游击队的据点。沙龙看完战况报

告后极为不悦：“进攻速度太慢，必须调整部署，按计划完成预定作战目标。”他对总参谋长艾坦下达命令。

与此同时，对叙利亚的空战也开始了。6月9日上午，贝卡谷地一片死寂。叙利亚军队官兵严阵以待，谁都明白血战在即。下午2时14分，两架美式F-15和F-16战斗机从以色列的埃齐翁空军基地率先起飞，执行高空掩护任务。一刻钟后，贝卡谷地拉响了凄厉的紧急警报：以色列飞机！

“雷达开机！”叙指挥官立即命令道。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第一波飞向叙阵地的只是一种由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驾驶诱饵飞机。以军的目的是用它们引诱叙军发射导弹，以确定叙军防空导弹发射架的具体位置。叙军果然中计。导弹相继射向诱饵。在距离贝卡谷地遥远的地中海上空盘旋的E-2C“鹰眼”式预警飞机立即捕捉到了叙军雷达的波束。导弹发射位置被迅速计算出来。

正当叙军为击中以军“飞机”而欢呼之时，在空中待命以空军F-4T和A-4攻击机迅速俯冲而下。于是在顷刻间，贝卡谷地叙军的19座防空导弹发射架被彻底摧毁。叙空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60架最先进的米格-21和米格-23升空，飞向贝卡谷地迎战。但是这一切也未逃脱过以军E-2C“鹰眼”式预警飞机的监视。几乎在同时，翘首以待的以军90架F-15和F-16战斗机迎头直扑过去。叙机进入战区后，即遭到以色列飞机各种电子设备的强电子干扰。叙机载雷达荧光屏上看不见敌机，半自动引导装置也不再起作用，就连地面指挥口令也无法听清，陷入被动挨打之中。这场空战的结果以军获得了彻底胜利，叙军飞机有30架被击落，而以色列则1架未损。6月11日叙利亚承认失败，与以军实施停火。

这场空战中的闪电战既显示了以色列空军超强作战能力，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沙龙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美国《航空周刊》对此评论说：“这是中东历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空战，也是近代战争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空战。”

贝鲁特血腥大屠杀

沙龙是1982年黎巴嫩战争主要策划者。

以军兵临城下，包围贝鲁特长达3个月之久。由于巴解武装混迹于百姓中，沙龙的部队就不分青红皂白，执行“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的政策。

面对沙龙部队日益增强的巨大压力，巴解武装加强了对贝鲁特西区的防御，并在国际机场、哈尔达地区击退了以军的进攻。此外，巴解武装还在达穆尔附近射杀了以军前线总指挥、副总参谋长亚当少将。

沙龙闻讯后非常恼怒，命令以军主力进抵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以军进入贝鲁特东区，随即在基督教长枪党的配合下，将巴解武装力量约8000人包围在贝鲁特西区和南部。

6月27日，联大第7次紧急特别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并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巴解武装为避免遭到全歼，被迫同意撤出贝鲁特西区。8月27日，巴希尔·杰马耶勒当选为黎巴嫩总统。沙龙实现了他当初的意图。但这位新总统当选不到3周，就在一次爆炸中被炸死了。长枪党在贝鲁特的指挥部也被炸毁了。这对沙龙不啻是一次沉重打击。杰马耶勒被暗杀后的第二天，沙龙允许贝鲁特长枪党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萨卜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沙龙解释此举的目的旨在借长枪党之手消灭残留的2000名巴解武装分子，使以色列的国土更安全。然而长枪党的目的旨在复仇。进入难民营后，长枪党领导人认为在两个难民营进行大屠杀可以使大量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更多的地区撤走。然而，长枪党分子在萨卜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并没有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撤走，却造成黎巴嫩局势动荡的不断加剧。这次屠杀的残忍程度使国际舆论感到十分震惊。国际红十字会根据现场考察，估计被屠杀的人数在800~1000人之间，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儿童。长枪党进入难民营大屠杀，沙龙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阻止。而沙龙在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以军只向黎巴嫩境内推进40公里，但实际上以军包围贝鲁特时，已向黎巴嫩境内推进了90多公里。迫于国内外的压力，1983年2月沙龙被迫引咎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军事生涯也一度黯淡。他本想借这次战争显示其作战才能的，没想到却在此翻了船。不过正如沙龙在他的自传《斗士》一书中写道：以色列政治就像一个不停转动的大车轮，有时你转到上面，有时转到下面，但是车轮总是不停地转动。沙龙在经历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和政治沉浮后，最后终于被历史推到了以色列政治舞台的前沿。（全文完）☆

（责编/申 疆）